

憲世編

憲世編卷之三

楊龜山先生

先生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二程先生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明道死先生聞之設位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伊川於洛先生蓋年四十矣一日伊川瞑坐先生與游酢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橫渠載嘗

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先生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矣不仕者十年已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先生實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

方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虜內事外先生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

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淸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城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兇夫之役毒被海内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能

之說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二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生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逝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

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書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而深犯人國危道也况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illegible]之衆而不攻朝廷割

使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以退而自安也肅王
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
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
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先生上
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
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
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或欲乞用先生以靖太學
先生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
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
逾於卿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

治各有攸司今乃別置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

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弊然以愛為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

如此伏望追奪王雱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會學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先生亦罷祭酒先生嘗曰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其實為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

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延
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乞外提
舉杭州洞霄宫已而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
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其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
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之
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浮沉州縣四
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
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
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晦菴熹張南軒栻
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先生晦菴曰龜

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坦率皆如此問龜山晚歲一出為士詬罵果有之否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荊公王爵配享且欲毀劈三經板士皆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

極好人生世處不為名利則為世道甯山先生好為名利者不則其心必有大不得已者矣

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

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於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其至原有故養必以直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楊雄云學所以脩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脩性無變壞豈可脩乎性不假脩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

為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符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繫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皆繫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思也無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之所謂無思者以謂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

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巳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巳直則無所事矣又云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其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作見齋跋亦以求此直心耳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巳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如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已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此與上文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少有差別）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

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横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今學者將仁小却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亦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謂合也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其只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鈍者學者尤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

仁之端乎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卹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一夜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此語直下是性法門南軒先生想亦得之此、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之性無二故也

學者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

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所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者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或問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自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

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謂權也

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勝

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爲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不得不下耳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亦從明道先生一團和氣來總是滋味

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胸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

已謂之虛空則有時乎不空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

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爲其有高明處如六經有一妙理却不深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

道初無所開放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至於忠信愿愨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破世之專事務行者甚敬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伊川語錄云以忠恕爲一貫除是曾子說方可信若他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却不如此問明

道說曰只某所著新義以忠恕爲曾子所以告門
人便是明道說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已有一貫
之意如何曰何以言之曰物我無體曰只爲不是
物我無體若物我衆體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
善推其所爲者乃是恭彼已爲言若知孔子以能
近取譬爲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曰即已即
物可謂一否曰然
胡氏曰物物致察宛轉歸已龜山曰物不可勝窮也
反身而誠舉天下物在我矣破盡支離
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弗失無人欲之私焉發而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

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固不可以為也然不示之以入德之方則是以聖人望人不容有學也故卒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勿施於人忠恕之道也由

是而求之道不遠矣（此正取譬強恕法門）

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穽也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眞知之故也使其眞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穽人孰肯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有餘地矣不待思而能也

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況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即君

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之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不已遠乎

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

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而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格物正解

論曰龜山先生學於明道先生得之最深皆自識仁入也或問如何是盡心曰先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或問論語言仁何語最切曰皆仁之方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切曰學至於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胸次乃物有圭角多剩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當渾然天成卽斯數言雖未有發揮於師門之外大都不失師門之旨矣二程先生沒游謝諸人大闡伊川

之學卒之使東南學者獲見明道先生一脉之傳皆先生力也觀明道先生吾道南矣之云則知其師生相契者深矣獨晚年一出衆口狺狺極爲可惜夫所惡於權奸者非爲其質斥君子耶倘用一人且當執其悔心之萌而與之何乃併見用之君子而詆訾之也是使小人絕無從善之機君子亦無包承之吉矣天下之成敗以完一身之名節而後爲君子是沮溺賢於仲尼遠矣不然亦宜考其人之出爲世壽國勳予爲權門鷹犬也奪王氏之配享排靖康之和議必非衆主之所樂聞者則知先生之所爲出正其萬物

一體之仁視其君之顛覆眞有若熱之見食於狐狸視其民之陷溺亦何異於孺子之入井宜毀言日至曾不足當其一吷矣嗚呼此正大成心法也

朱晦菴先生

先生名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至熹始寓建之崇安幼穎悟莊重就傅授以孝經一閱封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作八卦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已治人之道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矣歷四年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既而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托抑

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不加之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

東擾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撓之也願罷和
議爲修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
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
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
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
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知之
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召入對其一言陛下雖有生知
之性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事多未察未嘗即理以
應事故事多未明是以舉措動涉疑貳聽納未免蔽
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

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讐不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除武學博士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乾道三年訪張南軒栻於長沙道經昭武謁學士黄中中端莊靜重德容粹然先生自以溫厚和平之氣不勝其麄厲猛起之心故先之以書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將別栻贈行詩曰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先

生答云昔我抱氷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藴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兹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兹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以二詩觀之則往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先生中和舊說序云予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殁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從而問焉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熹卒更定其說然則未發之旨蓋未相契也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會覿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

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卑至不敢就其出處之義如此尋丁内艱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呂東萊祖謙訪之送之鵞湖室梭山九齡象山九淵來會議不合詳見九淵傳九淵終守其說不變三年除秘書郎時上論大臣欲獎用廉退參政龔茂良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先生自同安歸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爲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肅然矣至郡愛民如己興利除害惟恐不及至於豪侵

擾細民挾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數
請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
復其舊為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
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節之
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猶以
不得悉行其志為恨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
遂上疏言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
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
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
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

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指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

畧能營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巢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安可得而恤財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讐恥又何時而可雪耶八年二月陸九淵來請書其兄九齡墓誌、先生因請九淵爲諸生說君子喻義章、先生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遂刻之石、而謙書云

子靜留得幾日鵞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先生答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爲學之病如此只是意見如此即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敎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大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自是渠合下有此禪

底意思又自上表太過須說我不是衲而諸生錯會
了故其流弊至此昨淵東大饑易提舉淵東常平茶
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乞奏事之任入對
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
間不盡得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
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
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
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
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
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

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閒作災

異數見饑饉爲孫卒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陛
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先生所對
奏劄皆自書以防宣洩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
户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强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
生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
至是乞推行之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
及至客舟之米巳輻湊日與僚屬鉤訪民隱至廢寢
食分書旣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
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徙從一切所需
皆自辦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

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卒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爲收糴之本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

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然民之與
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
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
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
爲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
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
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僞造楮幣等事劾之
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先生論
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乃奪其
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

歸尋令兩易江東乞奉祠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為臣之計惟有乞身藏閑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一年還自淛中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又言舍六經語孟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

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憲輩言之永康陳亮自負王覇之畧先生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覇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是年秋亮始有書來辯難數相往復極力開論亮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焉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十五年促奏事會王淮罷相遂力疾入奏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克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

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者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

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本部侍郎長樂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初栗以所著易解問先生應之曰大凡解經綱領是當即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郎所著却是大綱

領處有可疑者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疑先生曰
繫辭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得分明
今侍郎乃以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
取二互體通爲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爲八
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來
如此恐倒說了兼若如此即是太極包兩儀兩儀包
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不同矣栗曰惟
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爾先生曰包
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

不同也奧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即是無極矣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先生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爲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栗云著此書正欲攻康節耳先生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侍郎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爲有識者所笑也栗艴然曰正要人笑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栗遂

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用欲易以他部即時相竟
請授以前江西之命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
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
目之寄疏再上除主管嵩山崇福宮栗亦罷時廟堂
知上眷厚憚其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復召先生
受職先生辭曰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
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也又促召
且諄事㧑壓以進其畧曰往者淵覲說扑之徒勢焰
薰灼傾動一時今巳無可言矣獨前日臣所面陳者
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

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
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
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
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
乃未嘗得一溫飽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料行
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
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
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
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
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

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甞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置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

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敝於下蓋其爲害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

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
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
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
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
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
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
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
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
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
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姓名即以付之軍

中使自十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然後具名奏
牘而上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
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
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
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
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
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
豈不誤哉凡此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
心一心正則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
則雖欲憊精勞力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

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時孝宗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疏進孝宗亦開懷容納然先生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上眷愈厚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即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熙元年赴任以習俗未知禮採古

原缺

序加功則其日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撑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辭也若某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譏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同異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

之講說不倦四方學者咸至寧宗初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及即位首召奏事因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獘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精求所以得親權者爲建極尊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繫非輕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宏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

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又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有忘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克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克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兼實錄院同脩撰進講矣

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日諸假故並令早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皆從之又奏言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

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常讀之今後更爲撰錄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御子他上進德又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黄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

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會孝宗祔廟議迭毀之次有請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稱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

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饌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别立一廟則喪事既遠有毁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宗太宗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强弱於冥冥之中併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彷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如此必有所不忍復引程頤之說以爲

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爲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略狀文及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懲內批之弊因言出降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喻廟堂而宰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已

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僻及其功深力到實臻悟境盡心知性以體天地之運應事接物而不窮歷變履險而不易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不能

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能擬議也又謂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極其精力研窮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序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者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辭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又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

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蘊而不章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折而不沒其所短張栻呂祖謙稱爲志同道合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當此一時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咸力排之俾不至

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主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大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知天地之化育也其於爲已務實辨別義利自欺謹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

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又嘗編次禮書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夫道之正統待人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

著斯文之顯晦天實主之、若先生者、豈世儒之若有若亡、無關於氣運之盛衰、無係於道統之絕續者、所可槩語者哉、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着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個陰生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

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着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人與天地一般無些穴缺處且去看秉彞常性是如何害

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

合做底事便做此便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此即人心道心之辨即下文所云直也

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故易曰其動也直繫辭曰人之生也直會此便無走覔真心便無變詐誠意

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渣滓未去所以有間斷若無渣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復禮為仁便是與天地同體處

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

天只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個大本大原裏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只是這個一便貫將去

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卽
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
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息之
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
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天人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
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
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
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

無一個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個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纖毫之間而其

所以脩已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芥造
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
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
遺也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
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
性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
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
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

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
性之善可見矣

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
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
蔽了他

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
却性字矣既以靜為天性只謂感物之前私欲未
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

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
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

謂躰用一源顯微無閒者乃在於此

來書云形有死生眞性常在熹謂性無僞冐不必言眞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葢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眞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眞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㸑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言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形體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了

惟心無對

心是本來完全之物

虛靈是心之本體廣大象天地光明如日月

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

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

較死生之心輕矣先人始學正如此

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

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狥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

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冒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

夢這裏祇斷斷然不為不欲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

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無思慮也無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動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

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爲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又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未了所涉分跡

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

非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要安排造作只是不動着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

人才一把捉心便在這裏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說得

緩了心不待求只警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蓋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更不待尋（知在知不在別無他物）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

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虛明萬理便在裏面

鷄犬有求而不得心則無求而不得只怕人自不求如桀紂盜跖他自向那邊去不肯思他若纔會思便又在這裏

方說箇發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
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
一親切功夫精微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
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來諭以爲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
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
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
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
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
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

物本原則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此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為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此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

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

以未仁者只是中心未有此氣象此便是孔顏授受眞樂處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卽莽莽蕩蕩無交涉矣

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間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

雖有惻隱之心而意在於納交要譽亦是不仁了

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

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

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

之

公之爲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

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

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賤富貴之異而

有所輕重於其間哉至哉言也

平心和氣却是吾人學問根本此是先生得力語

程子謂將吾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

是顏子樂處這箇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至細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即程子之言稍爲點綴便覺徹底諸儒皆未造及此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行狀自是伊川先生語明道先生所謂吟弄與點都是得之師門

涵養致知力行三者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只是提

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

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

然此事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

斷如此方有功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

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

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著常要惺惺地

久之成熟可道從心所從不踰矩

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須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

敬不得如堯舜也始終是一箇敬

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上與天無間

顏子止是持敬所以三月不違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

敬則內欲不出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惜非真實履地焉能道此

問爲學工夫以何爲先曰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辨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憑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

孔子只十五歲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志字最有力
　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
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自內外肅然只持其
　志則氣自清明持志便是敬
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
　達處不可着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
　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此下係先生前一段功夫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
　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
　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此意甚切當未有入

頭只得如此

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己之功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辭氣三者而已

與其浮泛無根不如腳踏實地爲有進步處耳此是先生初得力處

日用之間常切點撿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
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功夫庶幾有益
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源酬酢
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
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
爲已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
有爲已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
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
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所謂道者則
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眞積力久內外如

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欲速而急

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
時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
哉
窮理且令有切己功夫若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
切己即遺書所謂遊騎無歸
讀書不可只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
究
大抵為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
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

者有一種舍去冊子卻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着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此亦可以入門

學者要緊是要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而其用與天地流通云云先生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脩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

地治身是如何地脩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傅說云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他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傅說說起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於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

有進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着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如人一家中合有許多家計也須常點認過若不如此被外人蓦然捉將去也不知又曰温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别有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温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却别生得意思伊川云某二十以前讀論語已自解得文義到今來讀文義只一般只是意思别

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爲是且頓放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

若曰須待見得箇道理然後做去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工夫皆爲無用矣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心也聖人所不道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躰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眞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正淳曰連日侍先生教自做工夫至要約貫通處似已詳盡先生曰只欠做惟先生說得此語

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缺此一物之理一

件事走過眼前雖似閑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

先生問堯卿安卿相別十年有甚大頭項工夫大頭項疑難可商量處安卿曰數年來見得日用間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無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挨推閃避撞着這事以理斷定便小心盡力做到尾去兩三番後此心磨刮出來便漸漸堅定雖有大底不見其為大難底不見其為難至磽确至勞苦處不見其為磽确勞苦横逆境界不見其有憾恨底意可愛羡難割捨不見其有粘

滯底意見面前只是理覺如水到船浮不至有甚慳澁而夫子與點之意存于樂底意漆雕開信底意中庸鳶飛魚躍底意周子灑落及程子活潑潑底意覺是都在面前真箇是如此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文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條目前聖後哲都是一揆而其所以為此理之大處却只在人倫而身上工夫切要處却只在主敬敬則此心常惺惺大綱卓然不昧天理無時而不流行而所以為主敬工夫直是不可少時放斷心常

敬則常仁先生曰任地汎說也容易久之曰只恐勞心落在無涯可測之處因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要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饅頭只撮箇尖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却是好笑

不成模樣近來覺見說這樣話都是閑說不是真
積實見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復問難輒
見支離沒合殺了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一貫
之旨如何不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
說與他子貢是多少聰明到後來方說汝以予為
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此意是如何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
中千頭百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
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
子之樂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

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像程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更說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聖賢之言無教無非着實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

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等類皆一意也

陳淳曰聖人千言萬語都是日用間本分合做底工夫只是立談之頃要見總會處未易以一言决曰不要說總會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便是要一一去用工何曾說總會處又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以道便是要一一去用工到自得方是總會處如顏子克己復禮亦須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成只守箇克己復禮將下面許多都除了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如此一部周易

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從頭說大哉乾元云云至哉坤元云云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間又和那一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而今只管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

先生謂陳淳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源頭處此但聖人平日也不曾先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淳曰因做工夫

後見得天理也無妨只是未做工夫不要先去討見天理否曰畢境先討見天理立定在那裏則心意便都在上面行易得將下面許多工夫放緩了孔門惟顏子曾子漆雕開曾點見得這箇道理分明顏子固是天資高初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亦自討頭不着從博文約禮做來欲罷不能旣竭吾才方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向來髣髴底到此都合聚了曾子初亦無討頭處只管從下面捱來捱去捱到十分處方悟得一貫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是何物便是他見得箇物事曾點漆雕開巳

見大意方是程先生恁地說濂溪開較靜曾點較明爽亦未見得他無下學工夫亦未見得他合殺是如何只被孟子喚做狂及觀檀弓所載則下梢只如此而已曾子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子貢亦做得七八分工夫聖人也要喚醒他喚不上聖人不是不說這道理也不是便說這道理只是說之有時教人有序不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攧破放那邊也恐攧破

這天理說得蕩漾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那不着又如水不沿流遡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着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下學中如致知時亦有理會那上達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箇合做底是如何少間又就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源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源頭處淳曰件件都知得箇源頭處

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箇物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物事將來自然撞着成一箇物事方如水到船浮而今且去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平看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那一重文義是如何第二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何第三番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來看去二十番三十番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才看一段便說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源頭處

夜來教誨不可先討見天理私心便有少走益

一事必有一箇當然之理真見得此理則做此事便確定不然則此心末梢又當變了不審如何曰這自是一事之理前夜所說只是不合要先見一箇渾淪大底物攤在這裏方就這裏放出去做那萬事不是於事都不顧理一向冥行而已事親中自有箇事親底道理事長中自有箇事長底道理這事自有這箇道理那事自有那箇道理各理會得透則萬事各成萬箇道理四面湊合來便只是一箇渾淪道理而今只先去理會那一不去理會那貫將尾作頭將頭作尾沒理會了曾子平日工

夫只先就貫上事事做去到極處夫子方喚醒他說我這道理只用一箇去貫了曾子便理會得不是只要抱一箇渾淪底物事教他自流蕩去

先生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不實曰但不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論道只論道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腳處夫子對顏子克己復禮之目亦只

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曾更說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在於中而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脚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所以視聽言動在外也

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人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

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只是不
曾通得這箇門路每日只是在門外走所以都無
入頭處都不濟事

近世有人為學專要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卻說是悟
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
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為
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實學人如何
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仔細讀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
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此卻

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此說不可廢毋論困而知之即學而知之如顏子其仰鑽瞻忽擬乎中庸多少實力

儒者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懵然其察之亦必不詳矣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之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苟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畧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閒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困知勉行自是當然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一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通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

見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潤心胸去理會

天理大所包得亦大

專於攷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於力行也豈但見於孝弟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瞬存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内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

則行愈遠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注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工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也

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工非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千古無人道破然須下一轉語）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

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此是先生轉入處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躰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泳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此下係先生後一段功夫

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

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

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躰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罪蓋不可勝贖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覩不聞中提起善惡之機而言故君子慎其獨

天理在人亘萬古而不泯隨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月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

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與所謂私欲者日相闘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地散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有甚精微奧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閑話若識箇頭

上有源頭下有歸着看聖賢書便句句着實句句
爲自家身已設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
甚麽只在身已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
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
說話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
路一般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閑話聖賢急
急教人只在這些子此等處全是於緊處親身眞做功夫人自應有此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

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

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

人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是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

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從于事當敬處息之功用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

處只要常自提撕又日能謹獨然後無間斷

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

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惟其識認之難所以居常要戒謹恐懼

令人非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見處只爲從前不

曾省察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汩了所以秉彝不可磨

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戒謹恐懼方是

省察

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

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此最要緊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無下手處也

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

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已物爾大學所以

言定靜安慮中庸所以言戒謹恐懼慎獨爲此也

道物事纔私便只留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

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着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孟子此意亦千古無人道破要之不傳孟子聖學雖皆然然孟子識取妙處更有一轉語

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工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即所見不

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聖人謂朝聞夕死自是功深力到即天下歸仁時也

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人心周流無偏係即活此正與川上之意同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

大凡人學須是見到自住不得處方有功欲罷不能顏子之好學也

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所以不遷不貳此所謂利而行之也然非徹悟在先何以能之

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此之謂亦足以發此實先生見到的確處不徒贊顏子也

聞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致知所以求為真知也真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至言先生從前功夫既苦故見來轉真

見得徹後徹上徹下只是這一箇道理須見得實方
是
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工夫處
然於此須識得箇本軆始得明道舉鳶飛魚躍活
潑潑地以爲與此意同須要識得方有下工夫處
不然才著意便是正才不著意便是忘無有是處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
然頭頭有箇着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
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

持守甚底說攧文說躰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

不皆通然則原無大與零件之別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着這關捩子方得

應物物與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我應之爾

試思之以耿然之身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以常人而可以爲聖賢以四端之微而充之可以保四海是如何而致若分明見此志自立工夫自住不得

時舉問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夫不甚超詣時舉退而思之不如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

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且如今學者考理一如在淺水上撐船相似但覺辛苦不能向前須從上面放得此水來添得自然撐得動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理會得好然所爲却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人只管道某不合引他如今被他累却不知渠實是理會得某如何不與他說他凡所說底話今世俗人往往有全曉不得者他之所說非不精明然所爲背馳者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力故也往往他一時明敏隨處

理會便自曉得分明然源頭上不曾用工只是徒然耳時舉因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工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時舉云惟其不見於行是以知不能實時舉嘗謂知與行互相發明之說誠不可易之論先生又云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

所謂欲罷而不能者是他先見得透徹所以復乎天理欲罷不能了深得顏子處

人須是識得自家物事且如行心若不識得他如何

有得。

又問朱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

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黑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今來朋友相聚都未見得大底道理還且恁地逐段看還要直截盡理會許多道理教身上沒些子虧欠若只恁地逐段看不理會大抵道理依前不濟事這大底道理如曠闊底基址須是開墾得這箇了方始架造安排有頓放處見得大底道理方有立脚安頓處若不見得大底道理如人無箇居着趁得百十錢歸來也無頓放處況得明珠至寶安頓在那裏自家一身都是許多道理人人有許

多道理蓋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躰認教一一周足略欠闕些子不得須要緣心在要理會教盡

若是冥然都無覺處則此能致知者是何人耶此是最親切處所宜深察 醒齋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

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閑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怳然有

悟如爽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爲間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汚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闢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旨趣者大不侔矣故其嘗竊疑覺爲大學小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

氣而生故心必仁仁則生矣

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裡上用工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

速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是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性分上事

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又曰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此下泛論學）

爲善底人若本意以爲己事所當然無所爲而爲之乃是爲己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

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惟心麄一事乃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麄一息不存即為麄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此心圖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

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躬孔孟之旨無

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

學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讀書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書蓋爲自家雖有這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他是曾經歷過

因論爲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汪德輔問須是先知然後行日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的而行不掩言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

或曰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着實之謂向自家
躰分上來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
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
之心尚遠在

再問存心曰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
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
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
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

中理會夜裡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

此說真箇是不同

問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又見明道先生爲人亦和某自後處事亦習寬緩然却至臨事曰曾子剛毅立得墻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此顏子之學所以不傳也

諸友只有箇學之意如攻寨須出萬死一生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只循寨外走道

理都咬不斷何時得透

聖賢教人先要求放心正為是萬善之總處若是此
本不立即無可下手處

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既能收其放心德
性自然養不得是收放心外又養箇德性也

道理無處不在但心存則理自存

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學
者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目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

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

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巳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葢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修而反之乎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缺然也只是本分事

問思慮紛擾日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從來問思慮紛擾者無如此答

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

答周純仁曰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裡令寧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初學吃緊功夫）

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己凡物皆不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

心

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易言忠信便是德修辭立誠便是業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

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

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於後來聖

聖賢千言萬語欲明此而已中庸達道原只此五者此外更有何道

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與做仁在下便與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

問九容九思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

許多紛紛都從一我字生出來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觸處作災怪也

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

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

理非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恥長之有

先生見徹後語語切骨如此

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不然則一念方萌而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又曰知無不至矣而後見善明察惡盡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誠大學得即明德乃知之原所意雖心之所發然誠意工夫却只在致知上做來又曰若見得道理無纖毫不盡處即意自無不誠矣

只要没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
這道理不是如堆金積實在這裡便把分付與人去
亦只是說一箇路頭教人自去討討得便是自底
討不得也無柰何須是自着力着此精彩去做容
易不得
大凡為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
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尋箇
道積累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
下者先見得箇大綠都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
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

今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子古且云陳原甫

此兩條正是學知困知之别知此則是非之爭無從生人人可以入德矣

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確見

曾點漆雕開不曾見他做工夫處不知當時如何被他綽見這理雖是恁地也須低着頭隨衆從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底做工夫襯貼起來方實證驗出來方穩不是懸空見得便了博學審問五者工夫終始離他不得只是見得後做得不費力也

曾子果如先生之說用功便是顏子矣

江文卿傳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某五十年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柴了如今方點火燒這正是一貫學脉

示喻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此耳此顏子所謂復禮也

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功夫到此更有何說）

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白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中庸此等功夫俱在莫見莫顯慎獨既見性躰之後不然涵養個甚）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

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
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令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

論曰晦菴先生之學其初真覺蔓衍而不得其要然無柰其志堅而氣雄也故盡歷迂迴曲折之途因得

其門而入其諸洪慶曰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乃其所自信者哉然其始之用力既苦故晚之得悟特徹其言曰天理在人亙萬古而不泯隨甚錮蔽而天理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又曰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無下手處又曰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原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出來但本體無着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又曰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嗟夫此千古悟門乃入聖血

脉路也孟子沒而遂滅不傳久矣先生始發之非其功之獨苦而悟之特微其有是哉恐人以忽易求之而不得得亦未必當也則曰自做功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方自有見處又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裡流轉方是又曰須是自着力着些精彩去做容易不得則知此悟必非可鹵莽滅裂而襲取者也恐人以一悟便了終無實地也則曰聞道方是理會得為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少事又曰曾點漆雕開不知如何被他綽見這理雖

是徑地也須低着頭隨衆從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底功夫襯貼起來方實證驗出來方穩則知卽有此悟必須實修實證而後得者也恐人或眩於真妄之辨也則曰只要沒此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又曰無所爲而爲之乃是爲已又曰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又曰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則眞心之發見烱如日月之中天矣恐人或昧夫孔顏之傳也則曰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心必仁仁則生矣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已復禮私

欲盡去便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又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又曰仁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又曰這箇理在天地間窮到十分徹透則與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由前而言則其關示後學既已嘔出肺肝由後而言則其統承先聖又且寫畫面目上下數千載間由困知而至於成功之一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又言曰爲學有兩樣一者是下面做上去一者自上

向做了來、思慮自下而做上、則脩在悟前、自上而做下、則脩在悟後、兩者正學知困知之辨也、先生因江文通之悔於記誦文字、語之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多都有、川世先生以己所得分處告之也、先生固未嘗以自下而做上為諱也、世之聚駁先生者固未闚先生之藩籬、即推崇先生者、亦曷能窺先生之堂奧哉、明乎先生之後、深得孔顏之傳者、先生而已、

寤世編卷三終